

## 告别童年

张宇晨

泓河中文学校毕业 Cameron Heights Collegiate Institute

时光飞逝，转眼间，四年已经过去。还记得四年前步入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那一刻，我曾经充满好奇地幻想着在加拿大这个神秘国家的生活，曾经为离别而伤，为前途而激动。如今再一次步入同一座机场，我用同样的好奇心打量着这个哺育了我十一年的故乡。在兴奋的同时，我不免有一丝忧虑。四年了，亲朋好友还认得我吗？还会像以前一样，热情地冲我微笑吗？

习惯了加拿大凉爽的夏日，久违了北京炎炎的烈日，汗流浹背的我站在大院门前默默地期待着梅的身影。昔日好友，今日重逢，心情是说不出的激动。

这时，一个瘦高的身影挥着双手从远处向我飞奔而来。我脸上顿时绽放出了笑容，把炎热的天气抛到九霄云外，兴高采烈地向梅冲去。可是，就在我将要踏入大门时，一只细长的手臂闪电般地挡住了我的去路。我被这个意外的阻拦吓了一跳，不由地质疑我到底犯了什么天大的错误。抬头一看，只见一位警卫面无表情地矗立着，穿着一身厚厚的警服，却在40度的酷热中一动不动。我霎时明白了，大院已经不再是我的家了，我是这里的外人，怎么可能随随便便地踏入大门呢？我的心情一下子从晴转阴，四年前出入自如，今天却被挡在门外，心里实在是不舒服。

但毕竟回一趟大院不是来发牢骚的，梅热情的拥抱足以消除了我所有的失落。只有四年么？我们好像分别了一生，梅的面孔属于另一个世界，一个早已被遗忘的世界。我们静静地彼此注视着，带有一丝尴尬，我欲说千言万语却一时不知从何说起。梅变了，曾经与我同样高的她现在比我高出整整一头，并且瘦了许多，眼里失去了幼年那丝活泼与灵巧，却增加了几份成熟与智慧。梅最终打破了我们之间的沉默，她的声音还是像以前那么亲切，那么柔弱。在她的陪伴下，我顺利地进入了大门，回到了我童年的世界。

走在大院里的街道上，两旁的银杏树用茂密的叶子在头顶上织了一个屏障，真是舒服了许多。可我没有在阴凉下停留，而是急不可待地向一栋楼房走去。四年来，这座普普通通的粉红色楼房在我的梦境中出现了不知多少次，每一次都伴随着对家乡的思念与童年的追忆。今天我真正地回到了这里，却又不敢肯定这一切是否只是一场梦。楼房的门是敞开的，似乎热情地欢迎着游子的归来。我与梅走进了楼道，眼前的景象使我不禁地笑了。右边的那面墙还是像以前一样那么旧，白色的墙皮早已脱落了，露出鲜红的砖头，自从我记事以来就已经是这样。四年了，还是没有人来把它修复。踏上硬硬的水泥楼梯，我们的脚步声清晰地回响在楼道里。不知不觉地，这个有节拍的交响曲把我带回了过去。

我仿佛又是一个三年级的小学生，做完了一天的功课，请来一位好友与我玩耍。我们有说有笑，在楼道里无忧无虑地漫步着。有时不经心地扣掉一块脱落了一半的墙皮；有时故意跺一下脚，然后倾听楼道里传来的回音；有时从兜里抽出一支笔，在雪白的墙上画出一个调皮的小脸。每次走到第三道楼梯的中间，双腿就会开始感到背上书包的沉重，可是家的温馨诱惑着我，给予我力量走到楼梯的尽头。就是这儿了，打开这扇熟悉的门，就能闻到晚饭诱人的香味，就能陷入柔软的沙发，看到最爱的动画片，就能微笑着对爷爷奶奶说一声：“我回来了！”

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欲望，伸出手去敲那扇再熟悉不过的家门。只有“咚，咚，咚”三下，就能听到爷爷急促的脚步声。可是我的手在半空中停住了。门的正上方多出了一张鲜红的福字，可能是房子主人在春节后忘了把它拿下来。这个微小的细节把我拉回了现实。我不再是那个天真的女孩子，这已不再是我的家，门的后面不会传来爷爷的脚步声。这一切都已经在时间的河流中消失了。仅仅一扇门，却把现实和过去隔绝成两个决然不同的世界。突然，这座楼房显得那么地陌生，那么地遥远，好像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站在这里。而刚刚清晰的记忆模糊了，也许那只是昨天，也许那是上辈子的事。

我不解地思索着，为什么这个地方显得那么地陌生？一切都没变啊，脱落的墙皮，空荡荡的回音，那张调皮的小脸还冲我笑呢。这一切都没变啊！

“是你变了，”梅的一句话顿时解开了我心中的疑惑。

是啊，我连自己都不会认出四年前的我了，曾经扎的长辫子现在刚刚散在双肩，耳垂上多了一副闪烁的耳环，所有的天真在一次次的失败中渐渐地消失了，被坚强不屈的信念所取代。物是人非，那栋楼房只能默默地保留着岁月留下的每一个痕迹，而我们却在不断地变化着，成长着。“年年岁岁花相似，岁岁年年人不同。”正是如此。

我转身下了楼梯，与童年再一次别离。只不过这次走得没有丝毫牵挂，因为我知道，童年已悄然离去，而等待着我的是一片美好的未来。